

至爱亲朋

父亲是个“土郎中”

□杨晓因

父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但一直被村里人亲切地称为“土郎中”。

20世纪70年代初期,我父亲才30多岁。那一年,爷爷奶奶相继离世,安葬完双亲后,家里早已揭不开锅了。为了帮助我父母渡过难关,外婆拿出积蓄,给我们家添置了纺车和织布机。于是,家里开始纺线织布,织出来的布,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土布。父亲拿着土布到周边县推销,然后用卖土布的钱购买粮食,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

一天,父亲又拿着一捆土布去推销,在万荣县裴庄村,被一个戴红袖章的人“逮住”了。那人说父亲是“投机倒把分子”,土布被无情没收。要想拿回土布,必须有大队、公社和县“革委会”的三级证明。这证明是好开的吗?那一刻,父亲的眼里满是无助与迷茫。这可是一家人两个月的口粮啊!

然而,命运似乎总会在绝望处留下一丝希望的曙光。就在父亲一筹莫展之际,有人跑过来跟没收土布之人说了句什么,那人转身匆匆走了。当得知没收土布之人的家属高烧不退时,父亲毫不犹豫地尾随而去。

盛夏的天气说变就变,刚才还万里无云的天空瞬间阴云密布,大雨随时会从天而降。那人的脸亦如天气,他非常警惕地问:“你来干什么?”我父亲从容回答:“也许我能帮到你。”

父亲曾是稷山中学的高才生,只因生活所迫,毕业后留在了村里。父亲和村里保健站的大夫关系特别好,大夫传授给了他一些诸如头痛脑热等常见病的处理方法,父亲不仅铭记于心,还能熟练应用。所以,当父亲听说那人的家属患了病,就跟了过去,想着说不定能帮上忙,也好顺利拿回全家的“保命粮”。

那人的家属是风寒引起的高烧,父亲凭借着平日积累的急救常识,用几枚



经过白酒消毒的缝衣针,在患者的胳膊和手上轻轻扎了几下,奇迹般地让高烧慢慢退去。就这样,父亲用他的善良和医术,换回了维系全家生存的土布。

从那以后,父亲与医学结下了更深的缘分。他不仅自己苦读《本草便读》《农村常见病手册》等医学书籍和练习急救针法,1986年还把家里刚出生几个月的小牛犊卖了,供我上卫校学习中医知识。我从学校毕业后,父亲又把我学过的教材当成珍宝,一页一页、一本一本慢慢地看,看不懂的地方就用铅笔做记号,然后折起来,等我回来再“请教”。虽然那时缺医少药,农村行医政策放得比较宽松,但父亲还是非常谨慎,只处理一些普通的伤风感冒、胃痛、腹泻等常见病。父亲这

小小的举动,为我日后的行医积累了珍贵的人脉。

后来,行医政策愈发严格,医疗事故也时有发生,我坚决不让父亲再贸然行医。但母亲体弱多病,父亲依然在家里悉心照料,小病小治,大病求医。家中的那些野生草药,都是父亲亲自采挖,只为给母亲一份贴心的守护。而对于有求于他的村民,父亲总是尽心尽力,采用单方辨证施治,且分文不收。

随着中医外治疗法的悄然兴起,父亲也与时俱进,紧跟时代的步伐,踏入了这片神奇的领域。我每次回到家,父亲总是迫不及待地同我讨论穴位的奥秘。那一个个穴位,在他的口中仿佛化作了神奇的健康密码。他仔细地告诉我,哪个穴位治好了母亲的哪个病症,以及如何按摩,按摩的次数又该如何把控。那认真的模样,让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

本家一位大哥,因肩膀疼痛四处用药,但收效甚微。是父亲依照书本上的按揉方法,帮他几次下来,竟让折磨大哥数月的疼痛神奇消除。大哥的话语中满是感激与敬佩,他描述着去家里时看到的情景,父亲戴着老花镜,专注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,或埋首于书籍之中,或边听着电视里养生堂的讲座,边认真做着笔记。

大哥说得没错,抽屉里那满满三大本的学习笔记,就是父亲心血的结晶。那是父亲对医学的执着追求,也是他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。如今,年逾八旬的父亲,依然没有停止学习的脚步。

父亲,这个平凡而伟大的“土郎中”,用自己的努力,不仅为家人带来了关怀与呵护,也为身边人送去了希望与温暖。我从父亲的身上,感悟到了坚持与学习的力量,明白了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只要心怀热爱,便能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,为自己和他人照亮前行的道路。

家事传真

好媳妇任晓丽

□乔有国

很长一段时间,不见歌友李富强来西花园“和声飞扬合唱团”唱歌。今天和他微信联系,才知道老李这几天住院了。

原来老李年轻时辛勤劳作,两条腿患了关节炎。随着年龄增长,疼痛难忍,行走不便。

今年11月7日,老李腿痛再次复发,儿媳妇任晓丽知道后很快把他送到盐湖区人民医院。刚到医院,儿媳妇搀扶着他,看他走路实在困难便租来了轮椅,推着他上上下下地进行各项检查。经检查,医生说要住院手术,儿媳妇立刻办好住院手续,让他住进病房。

手术后,老李行动不便,儿媳给他洗衣、洗头、洗脚、喂饭、剪指甲,病房里的人都以为这是他的女儿,夸他女儿真孝顺。老李说:“她不是我女儿,是我儿媳妇,但心地善良,待我比亲生的还好。”大家都投来羡慕的目光,夸赞:“现在这么好的儿媳妇很少见,老李真是上辈子积下福啦,老天爷给你送了个如此孝顺、贴心的好儿媳!”

老李告诉我手术很成功,先给一条腿做了手术,现在已经一个月了,恢复得很好。“儿媳妇说等百天以后,再给另一条腿做手术,彻底治好腿疼的毛病。我暂时不能和歌友们在一起唱歌了,祝你们唱得开心,玩得快乐,相处愉快。”

老李在微信上说,多年来儿媳在外辛勤工作,回到家尽心侍候公婆,经常对人说:“老人家生儿育女费尽了心血,现在又帮我们带孙子,接送上学。辛苦了一辈子,是时候让他们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了。”

2023年,老李儿媳妇任晓丽被评为盐湖区“百佳”孝顺媳妇。

这正是:
耳濡目染和谐门第多祥瑞,
德孝传家上行下效子女贤。

老年文苑

另辟蹊径陈木匠



□王秀峰

20世纪60年代,在晋南的农村,有手艺的人非常吃得开,挣的是现金票子,吃着四个小碟菜,干的活属于技术工种,走路都抬头挺胸的。木匠、瓦匠、铁匠这群人很风光,虽是下苦力的,但在农村好找媳妇。东家盘个灶头、土炕;西家打副箱子、桌椅板凳;张三准备盖房打一些铁钉;李四房屋搜楼(农村揭瓦晒椽的房屋修缮)……都是这些人施展才华的机会。传说匠人为百家有福报,好多家里为了讨吉利,会让孩子认匠人做干爹,送一身衣服和一条烟或一瓶酒就行。

在狗顿故里,就有这么一个自学成才的木匠。陈家老二瞧着铁匠要抡大锤太苦,瓦匠搅泥土太脏,木匠虽说累但干净,锯板材、推推刨虽说一身臭汗,感觉比铁匠、瓦匠要好些。他拿定主意后,想

到拜师还要花钱,于是乎自己购置了一些斧、锤、推刨、凿子、锯等工具,用一些地里遗弃的木料、略粗一点的树枝、旧的板材练习基本功,在家里无师自通地捣鼓着。没想到半年功夫,就有像样的桌椅板凳问世了。

陈老二有绝招。上门服务价钱低,饭能吃饱就行,所以经常能揽一些木匠活。那个年代,家具不讲究,椅子能靠,凳子能坐,桌子上能摆碗筷就行。慢慢地,陈老二也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木匠。

做的多,但不精。东家不讲究,陈老二也没见过教,只求使用,成品多了,次品也就多了。那个年代人们对家具的要求,桌子方正,四条腿垂直于地面;椅子靠背向后倾斜,四条腿是轻度外撇;凳子面或方或圆,但四条腿是要垂直的。陈老二独辟蹊径,把桌子腿做成外撇的,椅子做成四条腿垂直于地面,板凳四条

腿高低不一,坐上摇晃。所有的家具由于用胶粘,不会加楔,用久了吱嘎吱嘎发响声,村里好事之人就给陈老二编了个顺口溜:“稍息的桌子、立正的椅子、原地踏步的凳子、集体唱歌的家什。”而且他做的所有家具都比别人的矮两公分,可桌、椅、凳子都矮了,坐上去吃饭、喝茶也感觉不到别扭。陈老二戏称这是配套产品。

究其原因,陈老二犯了大忌。俗话说“长木匠,短铁匠”,木匠活越干只能越短,只有留长一些才能截取自如。铁匠留短一些,烧红后打几锤,也就延长了。

陈老二下料惜料。尺寸刚好,在锯刨的过程中只能越来越短,组合在一起只能取短。这个致命的硬伤,让红极一时的陈木匠生意终结了。

陈木匠另辟蹊径,开始研究做犁。选上等的柏木或枣木,找了几副损坏的

犁,照猫画虎,做了几具犁。陈木匠闭门造车,把犁是研究透了。八具犁一字儿摆在地头,牲口披挂好,随着一声吆喝,农民开始用犁伺候着种啥长啥的土地,春种深、夏种浅、旱种深、湿种浅。生产队长喊:“种得浅一些。”只见陈木匠提着斧头对着犁箭上的犁评抡一锤,犁沟就变浅了。队长喊:“种得深一些。”陈木匠又提起斧头对着犁箭上的犁评又是一锤子,只见身后的犁沟就变深了。大家戏称陈木匠做的是二锤子买卖。殊不知,陈木匠心里知道,犁评向前击,犁沟变浅;犁评向后击,犁沟就变深。陈木匠靠这一招鲜吃遍天,名副其实成了方圆数十里的名人。

犁的生意随着机械化的普及几乎销声匿迹,但最早陈木匠做的稍息桌子、立正椅子、原地踏步的凳子和现在的家具款式倒相似至极。